

上海三联书店

袁崇焕

张晓然



海外借





上海三联书店

袁崇焕

张晓然

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袁崇焕/张晓然著. 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 2018. 2
ISBN 978-7-5426-6215-6

I. ①袁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24255 号

袁崇焕

著 者 / 张晓然

责任编辑 / 姚望星

装帧设计 / 陈乃馨

监 制 / 姚 军

责任校对 / 张大伟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邮购电话 / 021-22895557

印 刷 /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

字 数 / 486 千字

印 张 / 27.7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6215-6/I·1372

定 价 / 86.00 元

敬启读者,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-66012351

写在《袁崇焕》前面

钱文忠

张晓然兄是我的朋友，现任《新民晚报》文化新闻部主任，是一名资深记者，是文化界的名记者。由于彼此都很忙，我们平时见面的机会很少。但是，对各自的工作，还都是关注和了解的。

晓然兄是一个有情怀、有学养的大记者，他的文章时常给读者带来惊喜。然而，这一次，他给我带来的远远不止惊喜。我完全不知道，也难以想象，晓然兄花费了多少时间和心血，竟然悄无声息地写成了一本四百多页砖头般厚重的书。这本书就是《袁崇焕》。

我收到校样的那一刻，感受到的是震惊；我读完校样的那一刻，感受到的是钦佩。

大家都知道，袁崇焕是明末清初的一位悲剧英雄。不过，仿佛因为中国历史与人物的“宿命”，他在国人的心目中也并没有能够逃脱“既熟悉又陌生”，也许说重一点就是“似是而非”的命运。真要细究起来，我们对袁崇焕的了解并不那么踏实，至于说“同情的了解”，那就更差得远了。

就举一个小例，袁崇焕究竟算哪里人？看法就见得一致。近年来，可能是出于区域文化建设的考虑，或者就是从发展旅游招徕游客出发，不少地方热衷于争夺名人，就将纷纭的意见呈现在公众面前，这个问题就一度是热点话题。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，袁崇焕本来就写不好。

更何况，袁崇焕生活在波诡云谲、跌宕起伏的明末清初。可能是由于中国人习惯了历史的漫长悠久，我们多少都会因为年代离开今天不太远，而自以为比较容易把握那个年代，于是心生轻慢。其实，我们恐怕没有理由那么自信。就拿明末清初来说，那是鼎革之际，是一个“大时代”，我们对当时的气息和脉搏，大概就见得有多么切实的感知。具体到生活在这个“大时代”的大人物袁崇焕，我们假如真想了

解乃至理解他,就只有设身处地、移步换景,穿越众多错综复杂、交互缠结的历史面相。

从地域看,袁崇焕以南人而建功于北疆;从出身看,袁崇焕以文官而立名于武功;从民族看,袁崇焕以汉官而究心满事;从中外看,袁崇焕以中华士大夫精英而直面西洋宗教科技,等等等等。

作为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,袁崇焕实在不好写。

更何况,按照时下通行的书籍分类,晓然兄的《袁崇焕》自然不属于学术著作,也难以归入人物传记,最合适的类别应该是历史小说。而要用历史小说的手法描摹袁崇焕,就更是难上加难了。

读过高阳先生历史小说的人,都会同意我的看法:要想写成一本精彩纷呈、引人入胜的历史小说,必须有不回避、不要滑的发心,必须有把握难分巨细,涵盖至升斗小民、衣食住行的历史细节的学养,必须有生发铺陈、回旋渲染、交相照应的能力。晓然兄的《袁崇焕》就是直面如许巨大挑战的努力。

我经常想,埋头沉浸在历史长河中的人,是难免“出神”的;而要抬起头、拿起笔,写下历史冷暖,那就真是起心动念的“入化”了。

在我看来,晓然兄的大作正是写一位奇男的一本奇书,同时,也更是他“出神入化”的心性记录。诸君,且开卷慢读。

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
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
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

目 录

第一章 会试前夜	001
1. 做官了就不会是好人? / 001	
2. 韩炉踏雪私访 / 012	
3. 去见熊廷弼将军 / 023	
第二章 乱世及第	037
1. 大殿上的一团火 / 037	
2. 请赐授辽疆官职 / 048	
3. 把进士晾在京城 / 060	
第三章 铁马冰河	089
1. 七品芝麻官 / 089	
2. 北上朝覲遇侯恂 / 115	
3. 望着北斗星走去 / 120	
4. 守关外以捍关内 / 131	
5. 孙承宗巡边定大局 / 140	
第四章 壮丽战地	151
1. 命中之地宁远城 / 151	
2. 偕将陆海大巡游 / 160	
3. 阉党当朝血洗宫廷 / 179	

第五章 宁远大捷	203
1. 英雄与狗熊的区别 / 203	
2. 辫子大军终于扑来了 / 211	
3. 城上城下两军对垒 / 225	
4. 尸山火海煮城门 / 238	
5. 捷报如同雪花飘 / 264	
第六章 宁锦大捷	280
1. 冒“国人皆可杀”之险 / 280	
2. 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 / 299	
3.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/ 329	
4. 城头换了大王旗 / 349	
5. 大明国里的亡命徒 / 370	
第七章 在劫难逃	391
1. 请赐帑银平兵乱 / 391	
2. 诛杀毛文龙 / 407	
3. 皇太极巧施离间计 / 415	
4. 寸寸血肉喂黎民 / 425	

第一章 会试前夜

1. 做官了就不会是好人？

万历 47 年二月末，一场罕见的风雪将金瓦黄墙的北京城覆盖得密密实实。立春的气节已经过去十多天，京城的皇民们对这场突袭的大雪实在感到愕然。许多事情预示着正在进行的日子非同寻常，譬如首先就是三年一度的全国会试提前在二月二十八日举行，也就是明天。而自明朝开国以来，会试都是在三月一日举行，这是祖宗家法，是历代皇帝钦定的，而今年神宗万历皇帝在他过了 57 岁生日之后，忽地将会试提前了一天，世人都不知这是喜还是忧。

因为明天就要会试，所以今夜就非常重要，这与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刮来的强劲北风，和自天而降的大雪无关，只不过它们增添了这重要时刻的沉重与紧张的气氛。

从皇宫派出的锦衣卫马队，马不停蹄地在永定门、广渠门、安定门、德胜门、广安门绕全城奔驰巡行，警卫的呼号绵延不绝，飞溅的雪浆洒向四周，形成了一番格外气派的景观。

锦衣卫的威慑是为了保证国之精华——举子们的安全。而同样是为了向云集京都的全国几百名举子提供服务，城内的大街小巷、胡同里别有另番洞天。

“快来吃哟！快来吃哟！冰糖葫芦羊肉串，大枣馍馍炸年糕，书生公子、举人老爷，挑灯夜读别累坏了身子骨啊，来吃点夜宵哎！吃了明儿金榜题名哎！”串街走巷的小摊贩们，推着童谣般“吱扭”乱响的小轱辘车，冒着刺骨的夜寒，想趁这几载难逢的一宿，来做几担好买卖。从蒸锅里透出的水汽，模糊了他们挂在车把手上的小油灯，微弱暗淡的光影里，则凸现了他们凄苦苍凉的面庞。

知道举子们一般住在带四合院、租金比较便宜的客店，还有那些招长住散客的

富余民居里，于是就有些挎着布袋、郎中不像郎中，小贩不像小贩的神秘人物逛荡其间，探头伸脑地张望，他们是兜售炼丹的游医。他们不敢跨进房门，因为举子今夜可能还是寒士，明朝就讲不准是豪门了，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，这种未来的威仪，使他们望而生畏。但他们只要瞥见书生模样的公子踱出步来，就马上会凑上前悄声问：

“相公，长生不老丹丸要吗？明天会试，晚上吃一颗醒醒脑、提提神吧？”

那神态极忠恳，也极可怜。

若是相公掏出些碎银买了他一丸，他便会绽开媚脸，恭祝进第。相公读书读倦了，心情烦躁，挥手把他轰走，那他转脸就会“啐”口痰在地上，骂：“什么东西！瞧那酸相，还想中第？赖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没门儿！”

手里摇着一面太极图小旗的算卦先生则客气文雅。他们棉袍垂足，纱质方角小帽盖顶，黑白相间的浓密胡须胸前飘曳。

他们会拆举子的名字，会看举子的命相，他们的话一般都很灵，正因为灵，所以举子们都不敢找他们算明天的结果，无论说的吉利还是凶灾，都会使自己的临试前夜漫长煎熬，如同受刑下狱。

不问也罢，算卦先生们仿佛仙人般含笑不语。他们的主顾不是举子本人，而是陪伴举子们来京会试的亲眷和随从、仆人。真可谓是“皇帝不急，急煞太监”，举子们在临考前夜还沉浸在书卷和文章的香气弥漫之中，有意识不去思念明晨的皇宫保和殿，倒是他们身边的人很着急和焦虑，主人的成败荣辱，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和前景。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从算卦先生的嘴里掏出个口彩，来安慰自己的俗望，一夜下来，每个绣有太极图的囊包里装进一两银锭，是十拿九稳的。

可笑的是菜市口一带的青楼妓女，这时也跑来凑热闹。她们红袄绿裤，金钗银簪地在院丁带领下，在胡同里的雪地上踏出一溜尖细的裹脚印，留下一股股袭人的脂粉香。更多的干脆就站在客店的门口，嘻嘻哈哈地笑闹着，等待着那些想从书堆里拨出身子轻松一下的举子们来寻欢作乐。

明末的烟花女子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娼妓，她们懂得房中术，又读过《金瓶梅》，她们对秀才书生的兴趣又说明她们是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。她们在会试前夜冰天雪地中的等待并不是盲目的，有些家境富裕的举子，花点银两，把女人当作美酒，麻醉一下他们紧绷了几个月的神经，听听她们甜美的歌喉，抚摸抚摸她们嫩滑的肌肤，然后酥心透骨地温存余宵，构成一幅短暂的才子佳人浪漫的画面。

但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空手而归。铺天盖地的大风雪无法掩盖处在背水一战、穷困潦倒境地中的举子们一个严峻事实：明天要么成为富贵荣华、万人瞩目的

新进士，要么坠入深渊，卷铺盖回老家重又沦为一介草民。他们是没有理由、丝毫不敢轻松的，更别说是对外家野花的非份之想。

鹅毛大雪像绒球似地从灰暗的夜空往下跌落。已经过了午夜时辰，坐落在崇文门南边蒜市胡同的广东会馆靠大门的一间客舍内，还亮着一盏微弱的油灯。这间客舍的窗户临巷，所以不论你站在胡同的北口还是南口，都能一目了然它投在会馆大门石阶下的雪地里的那片桔色光影。

灯下坐着从广西藤县来的举人考生袁崇焕。

袁崇焕祖籍是广东东莞石碣水南，在他十四岁的那年春天，祖父和父亲把他带到广西平南县，在山清水秀、航运发达的西江边，袁家在这里采伐木材，开办原木加工铺，并把木料扎成木筏顺水漂下到广东出售买卖。广东人的精明和勤劳引起了当地广西人的妒恨和排斥，以至于袁崇焕一到平南就在童子试上考取了弟子员，也就是秀才后，马上遭到了周围同学的攻击。“广东佬，滚下江！广东佬，滚下江！”耳闻这仇视的叫嚣，袁崇焕愤愤不平，广东人怎么啦？广东人凭才学和本事闯天下！他为自己是广东人而自豪，要不是家里的产业都在广西，他真想抬腿就回老家去。祖父为了孙儿有个平静安全的读书环境，就把袁崇焕转移到广西藤县白马乡继续念书。之后，袁崇焕在藤县考取举人，再以藤县人资格进入京城考进士。虽然广西已成了他第二故乡，但他依然念念不忘自己是个广东人，自己的根在广东，自己的种是广东，所以，在北京落脚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广东会馆。在这里，耳朵里成天能听到久违而熟悉的粤语，使他感到亲切而踏实。

他坐在油灯下反复阅读几篇八股文经典，然后再三推敲自己准备的应试文章。遇到兴奋处，他想抬手去握笔，在纸上写几个字。但他发现手动弹不得了，胳膊抬不起来，手指也无法伸开。这是怎么啦？他纳闷。经过努力，他勉强能使手握住笔杆，可是去蘸墨，笔毛硬成了石块，根本没法吸水。这时他才意识到，他的腿脚和手臂都被冻僵了，狼毫楷笔也变成了冰块，他猛地转身去察看屋中央的炭火盆，原先跳跃着红舌火苗的炭火早已熄灭成一堆灰烬，屋外阴凉刺骨的寒气穿越薄薄的窗纸直向他颤索的身体围裹而来，一个可怕的景观吃惊地展现在他面前：屋顶的积雪从破漏的瓦缝垂下来成了一条条利剑似的冰柱，而被风从门底吹进来的雪粒，则已积成了扇形的一面小山丘。

门被艰难地推开，进来一位二十三四岁的少妇，她就是专程陪伴相公来京会试的袁崇焕妻子阮伯蓉。伯蓉长的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岭南人，微焦的肤色，漆黑深陷的大眼窝，红润宽厚的嘴唇，加上她那瘦细苗条的身材，颇有几分南国佳人的丰韵和姿色。但此刻她却愁容满面，冻得佝缩的身体显得非常疲倦。

“相公，碳没有了。”她对袁崇焕说。

“满街都有卖碳的，我都听到叫卖声。”袁崇焕不明白地回答。

“可是要50文银子一担。碳贩子趁会试前夜敲咱们穷书生的钱，我们只剩下两块碎银了，买不起啊！”伯蓉急得都快哭起来。

“怕啥？把两块碎银花掉吧，反正明天就要会试，考中了进士，朝廷就会周济我们银两！”袁崇焕不在乎地说。

“相公，要是考不中呢？回家哪有盘缠？路上哪有饭食？”伯蓉的担忧不是没理由的，因为袁崇焕已是第三次来会试，前两次均无功而归。

“那就凉快凉快吧！”袁崇焕把冻僵的手凑在嘴边哈了几口热气，依然是满不在乎的神态，转回身去继续埋首书卷。

“相公，你起来舞一会剑吧？你不是最爱武功吗？练一练也好暖暖身子！”伯蓉劝他。

“不啦。”袁崇焕回答。

“那去胡同口叫碗北京馄饨食吧？喝了就有热气呀！”伯蓉的责任就是服伺好袁崇焕，如果相公有个病有个灾的，耽误了会试，她可担当不起。而且在她眼里，相公的身体比会试更重要，考不取进士也罢，但人要有个三长两短，她也不想活了。所以，她兜里的两块碎银，宁愿为日后的存活着想，也不愿全投在今夜做赌注。在这种矛盾的心情左右下，她真是万分为难。

见袁崇焕不吭声，伯蓉又气又急，哭着伏在他肩上哀求：“相公，你就钻到被窝里睡个好觉吧！我们不考这个进士了，得不得？我们不考了，明天就返家去。考进士不就是图个官做吗？我们不做这个官了，我不稀罕你做官，做官的都没有好人，我们被做官的坑得还不够苦吗？你母亲大人的眼睛不就是被官府弄瞎的吗？你哥哥袁崇灿也是被官府害死的！你还要做这个官干啥？我不想让你变成衙门里的凶神恶煞！”

这是伯蓉的心里话。的确，袁崇焕家里被官府害的很惨。

万历26年，袁崇焕至死都不会忘记这年他所经历的悲惨事件。这年春节前夕，祖父袁西堂和父亲袁子鹏率兄长崇袁灿已远去广西做木材生意，家里只留下母亲韩慧乔和小叔袁玉佩，以及他和弟弟袁崇煜。年卅，他们在家等待亲人回来过年，但是久等不至，袁崇焕就和少年死党谢尚政、洪安澜去村头的空场地练武功。练了没几个回合，突然听到袁崇煜的凄恻哭喊，袁崇焕吃了一惊，赶紧寻声找去，在村里的巷口正好与浑身鲜血淋漓的弟弟相遇，他急问出什么事？弟弟说他无碍，可他手指着家门，慌乱地连话也说不清楚：“二哥，母亲大人，她……”“母亲怎么啦？！”

袁崇焕连忙向家里奔去，进了门，便看见母亲满面血涌，晕倒在家里供祖堂的八仙桌下。“母亲！”他扑过去，伤恸地将母亲扶靠在自己瘦弱的胸前。

袁崇煜和袁玉佩还有很多村邻都围在旁边哭泣、哀叹。袁崇焕就问他们事情的原委。

原来是水南乡所在千户所卫总所为。

万历前10年是中国一代名相张居正辅政，在他的治理下明朝进入了最光彩辉煌的时期。储备的粮食可用10年不愁饥荒，库存的银两盈余远远超出国家所付出的开支，他下令清丈全国田亩面积，使得税收公平，他还严督朝廷政府，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，将水退后的荒地分给灾民开垦，免税三年。在他的当政期，官场的升降制度执行得非常严格，贪官污吏都受到严厉的惩罚与制裁。可是张居正逝世，年满20岁的神宗皇帝自己来执掌政事，明朝的一亿中国民众，马上坠入了痛苦的深渊。

他们吃的是神宗贪婪成性、贪财成癖的苦。

在皇权至高无上的中国，做了皇帝便是等于应有尽有，可是神宗要的偏偏是对于他来说形若废物的金银财宝。他的血液中有股不可抑制的贪性，他的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，有的胡闹荒唐，但像他如此贪恋钱财的还未曾有过。他的母后是个狭隘的小农女儿，所以神宗的性格可能出于母亲的遗传。

皇帝捞钱，就是搜刮民脂民膏，最直接的办法，当然是增税。神宗所增的税不收入国库，而是锁进自己的皇室私人库室，称为“内库”，钱也称“内帑”。他除了加紧征收本来有的高税，仅留书籍与农具免税外，另又别出心发明了一种“矿税”。

这种矿税前所未闻。神宗派出大批宫中太监，作为朝廷的征税使者，赴全国各地四处去收缴税银。只要矿税使太监随手一指什么地方可以开矿，就要这地方的地产所有人缴矿税。

一时间恶欲横流，这些太监勾结地方官吏，随带大批流氓恶棍，无孔不入，敲诈勒索，乱指民间人家的祖宗坟墓、住宅、商行、作坊、田地，信口雌黄，说地下有矿藏，就要把银子交出来。结果天下骚动，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，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，自然强横不法，擅杀和拷打抗拒百姓。有个太监奉神宗指令赴辽东征矿税，搜刮了民众的财物数十万银两，逮捕并打死了二十多名违抗圣命的秀才庶民，底下告状告到皇帝那儿，神宗连理都不理。

“上行下效，然谓之教。”府州县乡的官令们见皇上既然如此横征暴敛，自己作为地头蛇又有何不能为之呢？于是贪官污吏们乘主昏国难之机，巧立名目，随意盘剥，私饱中囊。万历10年后的税收最高峰按天计，神宗就搜刮了矿税商税四十万

两,然而这仅仅是所有官府勒索数字的十分之一,太监克扣的占十分之二,其余的全部装入了地方官吏的腰包。皇帝的贪欲最终使这些走卒们脑满肠肥。

千户所卫总早已盯上了袁家。袁家父子携带长孙在广西做木材生意,在卫总的想象中肯定已经赚得盆满钵满。他几次到袁家来巡视,借机窥探,见袁家简陋平常,并非富裕发达的景象,便心存疑惑。然而他的手下心怀鬼胎地煽动,说这才是发巨财的迹象,真人不露相,袁家装得贫寒的外表,实际上是想掩饰金玉的内里,企图逃避征税!卫总拍案大叫有道理,又率公差军士奔袁家查搜,可是依然没有收获。他令韩慧乔把钱财交出来纳矿税,韩慧乔说公公、丈夫、儿子都没回家,哪有钱交税?待他们回家后,你们来查验,如果真发了大财,可以给官府交税!卫总狞笑着说,那好,我等着他们捧金元宝回来!可他等了几个月也未见袁家父子的影子。眼见快到年关,他想年卅总该回来了吧,就带着十多个公差军士饿狼下山似地向袁家扑来,一心想叨到块肥肉。但他再次失望了,袁家空空荡荡,人没回来,钱也无影无踪。他咬牙切齿地骂韩慧乔是刁婆娘,欺骗官府。光骂还不解他心头之恨,他伸出粗壮的胳膊,凭借贪欲得不到满足而腾起的怒火,拎起韩慧乔的衣领,向八仙桌摔去。韩慧乔的双眼正巧被撞在坚硬的桌角边上,她惨叫一声,用手捂住鲜血迸涌的眼睛,疼昏过去。

袁崇焕是个火爆性子,虽然那时他只有14岁,个子又长得矮瘦,但他从小就练武功,浑身是胆,天大地大横竖都不怕,面对官府对母亲施暴,他怒火填胸,跳起来,手抓菜刀,就向千户所衙门奔去。

他单枪匹马,闯进衙门大堂。卫总正全神贯注地在案几前点数各家各户新年进贡来的银两,冷不丁冰凉闪光的刀片架在了他脖子上,继而他斜眼望见了两道比刀刃还要锋利的目光。“卫大人,你害瞎了我母亲的眼睛,我要取你的命赔偿!”袁崇焕的声音像个成熟的男子般掷地有声。

卫总毕竟老奸巨滑,他想光棍不吃眼前亏,硬拼的话,袁崇焕的刀割下来,不死也要挂重彩,对这样乳臭未干的孩子要攻心,要用哄骗的手段。他对袁崇焕有所了解,知道他崇尚民族英雄,素有精忠报国的夙愿大志,于是他计上心来,装出大义凛然的神情,慷慨陈词道:“崇焕老弟,我一贯佩服你年少大器,你不是口口声声要报国吗?如今是你报国的时候,国家要用税银前方御敌,后方施政,而你却辅助你家大人抗拒纳税,请问,你是真要报国吗?!”卫总用手指了指刀,又说:“你把刀架在朝廷命官的肩上,本总只不过去你家催缴税银上交国家,你却庇护令堂大人抵抗皇上圣命,而且追杀本官至衙门厅堂,弃国法而重家道,你难道就是如此报国的吗?!”

袁崇焕登时怔住了。手里的菜刀“咣当”掉在地砖上,“我报国!我报国!”他嘴

里连续不断地表白，眼窝里噙满委屈的泪水，掉头跑出了两尊石头狮子护卫的衙门。

更大的悲惨接踵而至。

袁崇焕回到家，扑进母亲怀中泣声道：“儿不孝啊！儿不孝啊！”边说边要搀扶母亲去看郎中。可是母亲不允，她的性格颇为坚强，她已把自己的创痛遗忘，要紧的是立即去尽一个为人之妻的妇道。她简单匆匆地用草药灰抹在眼伤处，再用白布扎个箍，就让儿子搀扶自己去村头。她说今天你们的父亲和哥哥要回来过年，我们去迎接，这是洗尘的礼仪，千万别耽误了！

母亲的执拗是日后袁崇焕刚直不阿个性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。二个儿子劝不服母亲大人，就扶她站到村头的大榕树下。

等啊等，等到黄尘古道、铜岭花塔都被夜色吞噬了，父亲和哥哥还没影子。袁崇焕叫母亲先回去，母亲摇首不肯。她似乎预感到什么征兆，她紧紧揪住儿子扶住她的手，像是准备承受来自意料之外的巨大崩塌……

袁子鹏和袁崇灿父子乘木筏沿浔江、西江顺流而下。他们此举二得，既把木头交给了广东下游的客户，又把货物当作交通工具，省掉了一笔盘缠。但他们在平南江畔出发后好景不长，驶到肇庆境内的江面上，正是夜黑风紧之时，袁子鹏就唤撑杆手把筏子靠拢江岸歇息食饭。怎料刚贴岸，一队官军在一个官吏的带领下，喊打喊杀地冲上来。袁子鹏吓得哆嗦、急切地申辩他们不是土匪。“我们抓的不是土匪，逮的是逃关歹人！”官吏气势汹汹地说。“上差老爷，什么关？”袁子鹏懵懂不知。“就是税关！你们采的木头要缴木矿税！”官吏伸出接钱的手。“可是我们在广西已经缴过了呀！”袁崇灿说明。“啪！”一记耳光打得他耳鼻流血，跌倒在地。“这是肇庆地头，到谁的城头，给谁缴税，懂吗？”官吏说完，就令兵士们强行查搜。银两不够，可这已是袁子鹏留在路上吃饭的全部费用，官吏不满足。“解木筏！把木头抬走！”官吏叫嚣着下令。一听要没收木筏，袁家父子急了。他们在广西的生意并不景气，兵荒马乱，民不聊生，谁还有财力大兴土木？所赚几个小钱，又被层层盘剥，剩下的仅能糊口。这排木头，下江的客商已付了定金，如果交不成货，他们可要倾家荡产的！袁子鹏扑上去夺缆绳，被兵士推开。袁崇灿又冲上前，死命抓住绳套不松手。官吏见这少年挺有蛮劲，顿时恶从胆边生，拔出佩刀，向袁崇灿刺来，正中心窝，血如泉涌。“啊，出人命啦！”在凄惶的惨叫声中，官吏这才率兵士们匆匆撤去。

当袁子鹏抱着儿子冰凉的尸体出现在妻子面前时，韩慧乔抚摸着她骨肉的额头、面颊，仰头昏厥在夜幕的迷眩之中。

袁家从此与官府结下了仇冤。这年袁崇焕随全家背井离乡，定居广西。历历

往事，都是袁崇焕在藤县遇见同样从广东避难来的阮伯蓉父女时，亲口告诉她的。

“相公，你求功名我赞成，可你如此损耗身体为了封官，实在是划不来啊！”阮伯蓉心疼地用自己温暖的胸脯去烘捂袁崇焕因写字而冻僵的冰手。

门在这时突然被一件沉重的物体撞开，雪花随着旋风刮进屋来。“啊！”袁崇焕和阮伯蓉吃惊地站起来。地上倒伏一个遍身泥浆血污的人，藏青的旧棉袍被勾破露出肮脏的絮朵，乱蓬蓬的长发粘着雪片和土坷垃。

“余义士！”他俩几乎异口同声地喊道。

这是袁家的伙计，袁崇焕赴京会试，他随行前来充当仆人。

余义士与袁崇焕虽然是主仆关系，但情同手足。袁崇焕的父亲带他们全家逆江而上，去广西与他的祖父会合时，在水路上遇到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强盗。这强盗并无武艺，而是凭借一股穷困躁急的胆气，手提一根生锈破烂的铁棍，逼迫出家打富济贫。他打到袁家的小船上，察觉目标不对，撞错了门，刚要逃，却被袁崇焕制服。袁家老少问清底细，没有非难责怪他，反而给他端来了饭食和热汤，并对他的沦落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。强盗在袁家的温暖中受到了感动，跪倒在小船甲板上，流泪哀求他们收留他。袁崇焕也代他向父亲求情，请求将他雇在家里的木材铺子里帮工，有口饭吃糊口。父亲刚失去长子缺个助手，遂萌动慈悲心，答应了。这个强盗，就是余义士。

余义士其实是个非常老实、忠厚并重义气的庄稼汉。他是广东顺德县马江村人，到外省，他和袁崇焕同为广东老乡，这在他们的相处关系上，就又添多了一层亲近。他跟袁崇焕、阮伯蓉到北京后，起初害怕大都市的车多人挤的喧闹，不敢出门。前几天袁崇焕让他去街上买擦宣纸，岂料一去就再也没见回来。他们焦虑之余，还以为他不忍寂寞，跑到什么热闹地方寻事做去了，没想到现在弄成这副死里逃生的模样回来。

“余义士！余义士！”袁崇焕把他抱到床上躺下，让阮伯蓉喂他几口热水，余义士才缓缓地苏醒。他睁眼望见凝视自己的主人夫妇，悲恸地大喊了一声，沙哑地痛哭起来。哭了一阵停息，才把失踪的原委告诉他们。

那天他出了胡同口，拐弯走了约莫三里路，来到虎坊桥，猛见密密匝匝的街道商贩、行人、市民惊恐呼号，奔跑鸟散，他不知所措，愣头愣脑地站在一座牌楼下面观望。这时，一队额前绑着麻孝的锦衣卫马队疾驰而来。领头的兵总在余义士跟前勒住缰绳停住，打量他，问，你多大岁数？余义士吓着回答，三十。好，算你一个，把他带走！兵总用马鞭一指，命令手下，顿时就有几个强壮的军士跳下马来捆余义士，捆上他往马背上一扔，就往郊外骑去。

来到一座非常浩大气派的陵园，锦衣卫把余义士和另外9个同样是街上抓来的青壮男子押到竖着一块上面刻着“顺天府王才人劫懋之墓”的石碑前，告诉他们，这是皇太子的才人王氏墓葬地，王才人今天死了，要把她的棺材出殡安在此处，你们赶紧挖个10丈宽、10丈深的大坑，不得有误。那兵总把铁锹交到他们手里，阴笑地说，挖好了有赏，有金银财宝供你们享用！

余义士等人哪敢违抗皇宫朝廷官兵的命令？心想挖完了坟坑，有口饭吃，准他们回家就谢天谢地了。他们使劲地挖，急切地想早点离开这重兵看守、阴森森的鬼地方。

但他们坑挖成了，末日也随之降临。

兵总指挥锦衣卫用刀棒把他们往大坑里赶，要活埋他们。他奸笑地喊：“皇上恩准你们给王才人作仆役，在阴间侍候她老人家一辈子，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哩！哈哈！”

余义士急了，拼命挣扎，誓死不从。兵总骂道：“穷刁民，这是你前世修来的福份，你还不识好歹！”说着挥剑向他刺来。余义士侧身躲过，剑刃只擦伤他手臂，幸好押他的锦衣卫个子矮小，他用肩猛顶脱开，撒腿就跑。

兵总岂肯放他？骑马便追。可余义士的举动号召了其他民工，纷纷仿效他与锦衣卫搏斗。兵总生怕炸了营没法交差，便勒转马头去镇压那些余义士的同伴。而余义士就乘机逃脱了葬身阴曹地府的厄难。

阮伯蓉在箱子里翻出一件袁崇焕旧的棉袍，从衬里上撕下一条布，给余义士包扎伤口。余义士疼得毗牙裂嘴，粗着喉咙大骂：

“丢那妈！这是什么世道！从朝廷的皇上到衙门的公差，没一个是好人，全他娘的是狼心狗肺！早晓得老子做一辈子土匪强盗，拿刀杀光这些狗当官的！”

阮伯蓉拿眼角瞟了一下表情沉重的袁崇焕，提醒道：“余义士，别这么讲，做官的全没好人？你家公子明天若要是考中了进士，不也是要成了做官的吗？难道他也不是好人？”

“噢！”余义士恍然醒悟，腾出手抽了自己两个耳光，“浑蛋！该死！我这张臭嘴！”打完了又对袁崇焕说：“公子，你是好人！你就是做了官，也是替民做主的清官！但是，这年头清官难做呀！公子，你明天要是高中进士，不如辞退朝廷的封赐，回家办学堂教书去！父老乡亲一定会高兴的，会给你捐资树碑的！娘子家老爷阮先生，不也是中了举人后坚决不再考进士，办学教了公子这么个大弟子吗？功德无量啊！”余义士在袁崇焕身旁跟久了，也学会了不少知书达理的词句。

袁崇焕的情绪终于憋不住，濒临爆发的边缘。他蹭地站起来，在屋里来回巡